

磨影





著明錦黎

行印店書明開海上

1928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二八年四月再版

塵影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

著

者

黎

錦

明

所有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望平街一六五號

塵影序言

魯迅

在我自己，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許多爲愛的獻身者，已經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遊戲，以愉快和滿意，以及單是好看和熱鬧，贈給身在局內而旁觀的人們，但同時也給若干人以重壓。這重壓除去的時候，不是死，就是生。這纔是大時代。

在異性中看見愛，在白百合花中看見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婦人的魂靈中看見拜金主義，世界現在常爲受機關鎗擁護

的仁義所統治，在此時此地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委實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塵影所齎來的，却是重壓。

現在的文藝，是往往給人以不舒服的，沒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藝，或者從文藝推出人生。

誰更爲仁義和鈔票寫照，爲三道血的「難看」傳神呢？我看見一篇塵影，他將愉快和重壓留與各色的人們。

然而在結末的「塵影」中，却也給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將小寶留下，不告訴我們後來是得死，還是得生。作者不願意使我們太受重壓罷。但這是好的，因爲我覺得中國現在是進向大時代的時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魯迅記于上海

目 錄

第一章	缺題……………	一
第二章	同情獵……………	二五
第三章	烟榻上的協定……………	三六
第四章	酒館裏的協定……………	四七
第五章	碰牆……………	六六
第六章	蛻蛹……………	八一
第七章	事變一……………	一〇四
第八章	事變二……………	一二二
第九章	事變三……………	一四〇
第十章	尋讎……………	一四四
第十一章	復活……………	一六一
第十二章	塵影……………	一七九

第一章 缺題

窗外的樹叢裏不時起着一點風聲。天已下着濛濛的雨。縣黨部常務委員熊履堂正伏在窗口飛駛着筆草擬一件公文，將臉湊在筆前，鼻尖幾乎和紙面相觸了。因為天氣好像在傍晚，蚊蟲即羣聚在室中飛闐起來。委員的腳上已去了襪，蚊蟲便往桌下鑽碰着，發出那尖顫的聲音。他的口裏只輕呼着『噓，噓』，好像就以此驅蚊似的。

室中的餐桌旁坐着一個鄉紳模樣的客，對着委員的背懇求道：『大人，修福哪……唉。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啊……唉。』每說一句必從椅上躬起作一嘆聲。窗口黯澹的光照着他那茶黃的呆木的臉和身上那硬版的黑線紗衣，彷彿一尊飾作演戲用的傀儡。他的背後放着一個肥滿的小布包，他不時引手去捏一捏，好像怕失了份量似的。桌正中擺着一張大紅名帖，上面的字是『劉萬發』，便是客的姓名。

委員忽投了筆，將面前一杯剩茶喝了，吹氣道，『噓，噓，』接着引手驅蚊，在腿上打了一響。搔了一會癢，他又提起筆來寫着。他從縣檔案上剛巧找着一件訟案，面容帶着欣喜，將客全忘掉了。

『大人，唉，施恩罷，』客又躬身道。『人家六十而衣帛食肉，難道……難道他那塊老骨頭就命該……唉。』委員依然沒有答聲。客不耐的站起來，聳着肩從懷裏摸出一隻巨銀錶，湊在耳邊聽了一會，又坐下了。

樓底下忽起着一串鈴聲，一個約五歲的孩子引着一條小黑狗急馳了上來。孩子跑的只『嘻，嘻』的發喘，猛拭了拭鼻涕，在壁角一堆紙匣前蹲了。狗跟着孩子跳了一個圈，豎一着耳，馳到客前面狂吠起來。客將狗看了一冷眼，又嘆了口氣。

委員被吠聲所擾，轉過身來叱道，『噤，去，去！』狗立即停了吠，在客那黏滿了泥屑的釘鞋上嗅着。

客正顧着壁上的油畫，照片，忙躬身道：『聽在下稟告一言罷。大人爲民父母，又秉忠良——』

『不敢不敢，』委員拭着眼插口道。『這事情……我昨天不對你說過了嗎？』說時狗扒在他膝上只搖尾。『我看這不好辦，也並不是我要怎樣，噫，去！』他將狗推開了，『完全是百姓們要這樣。……現在，你只求我一個人不是空的嗎？』接着將筆擲了，在腳桿上亂抓起來。

『是，是，那並不錯，』客帶笑點頭道。

『所以我覺得你不如……』

『求他們是不行的啊。』

『然則你再去求那個呢？我主張你算了罷。』

『哎，大人，這事情就可以隨便算了嗎？是自己的爺
啊。』

『我問你！你到底管多少田？』委員的脚正發着奇癢，
漫聲道。那孩子忽捨去玩去，對他的腿間一撲，叫道：『爹
爹，先生說，我要——』

『并不是田的問題，大人，』客皺眉道。

『我問你！』

『如果大人要問，那自然。一共不過是四百二三十來畝
罷。』

『嘿，爹爹，先生說，』孩子叫道，『先生說……說我
要——爹爹咧！』

『唯，唯。四百多畝？這是實在話嗎？』

『自然。大人，我對你還說假話嗎？』

『真的？』

『真的！』

委員的鼻裏一哼，接着從桌上的文稿裏拉出一張紙唸了一遍，道：『合桃符村，紅娘廟，汲井鎮，花橋四處一共二千二百畝！這就是你的佃戶報告出來的，還是假的嗎？』

『那並不假！』客帶笑道。『不過，大人，有的是族裏的田吓。我要這許多田幹什麼呢？拿去賠嫁？我又只有兩個女，去年又死去一個了。』

『爹爹咧，先生說……我要我要！嘿——』孩子揪住委

員的衣彈着腿發喊。

『我問你。不要吵！去，去，』履堂推開孩子道。『田總是你家管的，不用推託了罷。』說時孩子蹣着腳跑下樓去了。

『不過，大人，在下并不是求你那些管田的事，』客扼手作苦聲道。『現在我求的：：』

『我只要問你這些田怎樣得來的，』委員漫應着。

客作冷聲道：『自然是把命掙來的哪。』

『命掙來的！』委員移身面着壁也作冷聲道。『我說，你不妨去捫捫良心罷。你爺行一世的欺詐，敲削，你還不明瞭嗎？喝，命掙來的，只恐怕那些田夫的命給你掙去了。我

說，把你爺捉起來，沒有別的；你想想看。這世界還容得他嗎？只一味加租，強硬，逼，威嚇！他們替你窮苦一世，還要怎樣怎樣，到年底連飯也沒的喫。他們和你是一樣的人，爲什麼就只能替你作牛馬呢？」說畢，轉過身去，提了筆又回頭來道：『真的，你不妨去捫捫良心罷。』

『是，是，那並不錯，』客陪了一會的笑，道。『……不過，大人，今天在下所求的並不是關於這些事。這些事改一天再談好罷？』

『就是爲得這些事你爺才……才起心不良，』委員投了筆，重復轉身來道。『至於百姓們要報你爺的仇，那自然不僅爲的幾畝田。哼，只看你爺活到如今，害死幾多個數良民

百姓！』

客忽擴野的喊了一聲冤，叫道：『這是那來的話啦！他竟害死過幾多良民百姓……我問你，大人，這是你自己想起來的話嗎？』

『你還在做夢……』委員嗤着鼻低聲說，向窗轉身去，却又回頭來道：『你自己蒙着眼睛去想想罷。我決不會冤枉你的。』

『沒有的事！』

『喝，喝，沒有的事？』委員低聲應答着，又回轉身來道：『別的暫且不提。只有一回，我還記得……那時你比我大七歲——』

『現在還是一樣的。』

『自然。你的爺……你的鄰舍不是住着一個姓于的寡婦嗎？』

『那是真的。』

『她的男人在時就作了十三畝田，記得嗎？你的爺——』
『並不是假的。』

『後來她的男人死了。你爺看她可欺，便說……其實她只借你爺三十多兩銀子，借來替她男人作喪事。你爺就說她借了好多好多，硬要這寡婦交田把他抵賬。後來，可還記得麼？』

『記得。欠三百多兩。』

『喝，三百多兩！你說三千多兩不更好些麼？』

『並不是這樣講的，哎，大人。有一筆他借了去是還賭賬的啊！你曉得她男人生前在鄉下好大的賭風吓，哎。』

『你說于大麼？』

『自然哪。』

『他賭麼？別胡亂冤枉好人罷。他看都不看的！』

『真的？大人聽見誰說？』

『我家裏的工人都曉得，只說他事事都歸真。』

『——好，這就暫且由大人說。不過以後的事呢？』

『後來，她的田被你爺硬搶去了。第二年就討飯！』

『還有呢？』